

甲午痛史

王成聖

第一次中日戰爭紀事本末

秋風平壤接邊城，誰上牙山建漢旌？
白日當年曾苦戰，碧蹄今日又塵兵。
關山落月吹笳急，海水揚波攬纜清。
衛媼有兒稱內附，封侯無相繼長平。

自注：唐蘇定方伐高麗，日本援之，大敗日兵於白江口，即錦江口也。明李如松亦曾敗日本兵於平壤及碧蹄館，衛青封長平侯，漢書稱爲內附之親。衛汝貴爲李鴻章乳媼之子，濫執兵柄，不戰而潰。

橫海樓船姓氏標，金戈鐵甲未全銷，
攪翻渤海濤洶湧，偷渡陳倉夜寂寥，
遼左不歸華表鶴，多魚竟有漏師貂，
降幡已出劉公島，一死何能答聖朝？

自注：丁汝昌以海軍戰敗，拒不降日自殺。
甘泉盼斷捷書來，榆塞淒涼雁叫哀。
落日如烽威海衛，朔風吹雪誓師台。
誰麾鐵騎歌三箭，竟負黃龍酒一杯。
成敗只須論大節，偏裨未必盡無材。

筆者注：吳大澂請命出征，在廣寧誓師台誓師，既抵旅順，首即貼出勸降告示，曉日人以大義，言詞可歌可泣，其志非不爲大，惜細於御將之才，未及交綏而全軍崩潰，大局敗壞遂至不可收拾。

右詩三首，係民初政壇要角林長民詠中日甲午之戰史事而作。甲午之戰（一八九四）距今已歷七十九年，然而，自甲午一戰，遠東風雲瞬息萬變，寢漸影響整個世局。如果我們說甲午之戰爲近代東方之一大轉捩點，似乎也不爲過。它的影響，尤將持續到若干年後，此時此境，凡我國人，都有重溫舊史，對甲午之戰全貌，有所認識的必要，因特搜集史料，撰就斯篇，獻諸中外讀者。

日本北侵朝鮮史略

同治二年（一八六三）朝鮮李氏王朝第二十五世國王哲宗德完君病逝，哲宗無嗣，王位繼承頗有爭論，後依大王大妃（亦即第二十三世朝鮮

國王翼宗之妃）之見，立二十一世朝鮮國王英宗玄孫，與宣君李昰應次子李熙爲翼宗嗣子，繼承王位。是即李氏王朝二十六世國王高宗，同時亦爲朝鮮亡國之君。

李熙即位時年僅十二，大王大妃趙氏遵依舊制，垂簾聽政，尊李熙生父李昰應爲大院君，命其翊贊政事，其後即由大院君大權獨攬。

大院君精力充沛，勇於任事。對內根絕外戚勢力，消除黨爭，初期頗有勵精圖治氣象。對外則極力排外，斥洋鎖國，曾下令迫害天主教徒，捕殺九名法國傳教士，屠戮朝鮮天主教徒十餘萬人，引起法國軍隊入侵江華島。又焚燬美國商船舒曼將軍號，殺死船員，並擊退前往興師問罪之美國軍艦。

同治七年（日本明治元年，公元一八六八），日本派遣對馬島守吏宗重正出使朝鮮，告以日本王政復古，改制維新，希望重修舊好。大院君祇知尊奉中國，朝鮮人士亦咸認唯中國可用皇帝尊號。既見日本國書中有「大日本皇帝」暨「皇

敕」字樣，當場拒絕接受。又聞知日本明治維新頗與西方國家立約通商，大院君斥為鳥獸不可以同羣，撤銷東萊、釜山二府朝日兩國官員接見所，通令全國：「與日本人交通者處死刑。」

宗重正受辱返日，揚言朝鮮大院君冥頑不化，無法解說，對朝鮮唯有使用武力，加以威服。自此「征韓論」在日本甚囂塵上。日外務卿上野景杞亦以大院君態度傲慢，未便置之不聞不問。同治九年（一八七〇）日本再派使節前往朝鮮，質問朝鮮拒絕雙方修好原因，大院君仍舊峻予拒絕。

同治十二年（一八七三），日使副島種臣、副使柳原前光為台灣生番事件來華，對於朝鮮問題，柳原會面詢總理衙門：

「朝鮮諸凡政令，是否由該國自主？」
總理衙門答覆竟為：「中國對朝鮮，雖加以



朝鮮大院君李昰應，係朝鮮王李熙之本生父，為朝鮮現代史上的重要人物，極具權勢，曾被清廷派員押往我國保定，後又釋回。

冊封，朝鮮並奉中國正朔，但其內治外交，中國向不過問。」

柳原既已探悉中國對朝鮮態度，日方旋即決定以獨立國對待朝鮮，派主戰派之陸軍大將西鄉隆盛使韓，征韓論調越來越高。惟日本政府外派首要岩倉具視、大久保利通等方自歐美考察返國，力主先改良內政，奠立國家基礎，反對對外用兵，予帝俄侵略東方可乘之機。西鄉隆盛置之不理，一力主戰。文治派首要以辭職相威脅，迫使西鄉退出內閣，辭卸參議職務，遣返故里。明治天皇亦表示放棄征韓論，以岩倉具視出任日本臨時大政大臣。

大院君李昰應之亂

光緒元年（一八七五，日本明治八年）九月，日艦雲揚號窺測朝鮮沿海一帶，放小艇上溯漢江，被朝鮮砲台守軍開砲阻止，日艦突擊江華島，雙方砲戰，日軍擊燬砲台，焚燒永宗城，殺傷朝軍不少，然後逸去。日本政府獲報，派外務省大輔（官名）森有禮使華，要求准與朝鮮訂約。另以陸軍中將黑田清隆為全權大臣，議官井上馨為副使，率陸軍一隊，兵艦六艘，對朝鮮實行武力威脅。光緒二年（一八七六）二月，日本艦隊入據江華島，使朝鮮舉國民情鼎沸，大院君堅持不屈。惟李鴻章則以情勢險惡，勸促朝鮮與日本修好。由大院君親自選擇之無黨無勢，大院君妻族故爺正閔致祿寡門之女，李熙妻妾閔妃及其養兄閔升鍵，時正培植新興外戚勢力，逐

漸掌握大權，多方排斥大院君，把握機會，召集御前會議，李熙庸弱無能，唯閔妃之命是聽。大院君勢孤力單，內外交逼，竟至悄然隱退。韓王李熙及閔妃趁勢主和，派欽差大臣判中樞府事申櫛，與黑田清隆在二月二十六日（陰曆二月初二）簽訂日朝江華條約，又稱丙子條約，凡十二條。其中最主要條款要點為：「朝鮮國為自主之邦，保有與日本平等之權」，全盤推翻中國在朝鮮之宗主權。其次則為「雙方交換使節」、「開放釜山、仁川、元山三港」、「准許日本人民往來通商」、「准許日本航海業者自由測量海岸」，朝鮮尤且放棄部份治外法權：「日人在朝鮮指定之各口岸僑屬犯罪，而與朝鮮國民人民有關時，應歸日本國官員審斷。」

日本侵佔朝鮮，實以江華條約為起點，其侵略意圖，在江華條約中昭然若揭，表露無遺。光緒二年，韓王李熙以金綺秀為修信使，前往日本。光緒三年（一八七七）日本政府派代理公使花房義實使韓，光緒五年（一八七九），花房義實以漢城西大門外清水館（又名天然亭）為日本駐韓公使館。

自此，朝鮮局勢錯綜複雜，阡陌不安。在內，有閔氏一派和大院君一派明爭暗鬥，以及開化派與保守派糾葛層出不窮。接受外來思想，理解新文化之開化派又分為兩系，一系親華，一系親日。在外，則有中日兩大勢力，以朝鮮為中心，尖銳對立。中國方面，由於日本在朝鮮着着進逼，深入滲透，終能提高警覺，態度轉趨積極。透過直隸總督、北洋大臣李鴻章，中國除在幕後指

示，並為保持國際均勢計，力促朝鮮與歐美各國建交。李鴻章為亡羊補牢、扭轉局勢所作之努力殊堪稱道。自光緒八年（一八八二）起，朝鮮和美德兩國簽訂通內條約，以至往後朝鮮迭與英、德、俄、義、奧、比等國訂約時，上列各國俱曾在條約中表明朝鮮係中國屬國，並邀請中國派員前往監盟。李鴻章幕府中要員二品道員馬建忠，即曾一連多次由水師提督丁汝昌所率領的威遠、揚威、鎮海等艦為護衛，前往朝鮮圓滿達成任務。

光緒八年（一八八二）六月，由於日人積極訓練朝鮮新軍，將舊軍人改編為「武衛」、「壯禦」二營，導致舊軍人不滿，兼以國庫空虛，積欠薪餉十三個月。直至六月方始補發一月薪餉，又有倉吏剋扣斤兩，在食米中滲以沙土，舊軍人憤而毆打倉吏，搗毀閱諫鎬宅，奔訴大院君。大院君時為在野之舊黨領袖，亟圖東山再起，乘機使人煽動，遂而釀成兵變。亂兵蜂湧入宮，將親日之新黨首要大政大臣李最應、暨閱諫鎬、金輔鉉、日本輻本中尉等殺害，閔妃易服逃往忠州。亂兵且曾襲擊日本使館，殺死日人七名，日本公使花房義質自行縱火將使館焚燬，新黨新政全面停頓，大院君趁機重握政權，是為大院君之亂，又稱壬午軍隊暴動。

日使花房義質逃出漢城，旋即返國報告朝鮮兵變經過，日方決定立派軍艦赴韓問罪。中國公使黎庶昌獲訊，電告北洋大臣。當時李鴻章丁母憂，由張樹聲署理北洋大臣兼直隸總督。張樹聲召集幕僚緊急籌商，從薛福成之議，應在日軍抵

達漢城以前派兵前往，救平亂事，免貽日本侵韓藉口。張樹聲即派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、道員馬建忠，率領超勇、揚威、威遠三艦兼程赴韓，另飭駐鞍山東蓬萊之慶軍吳長慶部從速增援。同時日本艦船六艘亦相率駛抵仁川，花房義質率隊直入漢城，雙方劍拔弩張，戰事一觸即發，幸中國水陸兩師源源開到，誘捕兵變禍首大院君，押赴保定府幽禁，迅即驅散亂兵，大院君之亂始告收平。日本奸謀未逞，乃於仁川脅迫朝鮮訂立「濟物浦條約」，由朝鮮賠償日本五十萬元，增開楊華鎮為商埠，准許日軍在漢城留置軍隊保護使館。

東學黨的來龍去脈

大院君之亂平定後，吳長慶之慶軍六營即留駐漢城，對外宣言朝鮮本為中國屬邦。閔妃在逃往忠州時曾遣密使向清廷告急，因此韓王閔妃均對中國表示信賴，與中國簽訂中韓商務章程，中有「所以體恤藩邦」字樣，承認中國為朝鮮之宗主國。請吳長慶派袁世凱代為練兵，倣倣中國官制，聘馬建常、穆麟德協辦外交暨海關事項，銳意改革內政，中國在朝鮮之地位大為提高。

日本改以竹添進一郎為駐朝鮮公使，對朝鮮之態度亦含威脅而易以利誘，竭力扶植親日之維新黨，從事排華運動，以與王室外戚為中心之舊黨對抗。維新黨又名開化黨、獨立黨，主張藉重日本力量建立獨立自主之新國。舊黨稱軍大黨，則企求依賴中國維持現狀。光緒十年（一八八四）十月十七日，維新黨曾一度發動政變，利用日

兵入據王宮，經吳長慶及升任商務委員之袁世凱救平，日軍死者約三十餘人，日使竹添復自焚使館逃往仁川，向日本政府告急。朝鮮亦具疏清廷請求保護，李鴻章派海軍赴韓鎮壓，維新黨徒紛紛逃往日本，是為甲申事變。

甲申事變後，日方自知理屈，請黎庶昌轉電總理衙門，表示日本希望和平，從速了結，日皇特派外務大臣井上馨為全權大使，便宜行事，請中國亦委派全權大使赴韓談判。但總理衙門僅派會辦北洋事宜吳大澂、兩淮監運使續昌會同查辦，拒不委以全權名目。當中日使節各率衛隊五百名抵達漢城。韓王李熙派金宏集為全權大臣，照會日使定期議事。井上馨竟以吳大澂並無全權資格，拒絕與議，直接向金宏集進行交涉，挾制朝鮮簽訂漢城條約五款，內容要點如次：

- 一、朝鮮致書日本表明謝意。
 - 二、撫卹日本「遭難人民」遺屬及負傷者，賠償商民損失共十一萬元。
 - 三、捕拿殺害磯林大尉之凶徒，從重明正典刑。
 - 四、重建日使館，由朝鮮交出地基房屋外，再撥支二萬元工費。
 - 五、擇定公使館所附屬土地，為日本護衛兵隊之營舍。
- 翌年，光緒十一年（一八八五）二月，日本復派宮內大臣伊藤博文為全權大使，農商大臣西鄉從道為副使來華，與李鴻章談判。迄三月四日，訂立中日天津條約三款，內容要點如次：
- 一、中日兩國駐屯朝鮮軍隊，於四個月內各

自盡數撤回，以免兩國有滋生事端之虞。

二、兩國均允勸朝鮮國王教練兵士，足以自護治安。但中日兩國俱不派員在朝鮮教練，由朝鮮選僱他國武弁一人或數人任之。

三、將來朝鮮若有變亂重大事件，中日兩國或一國派兵，應先互行文照會，及其事定，仍即撤回，不再留防。

中日天津條約，第一、三兩條俱係李鴻章遵照總理衙門電令辦理，不僅將業已收回之宗主權間接放棄，尚且自甘與日本居於同等地位，第三條之出兵辦法，尤為甲午之戰預埋禍根。

早在李氏王朝第二十五世朝鮮國王哲宗德完君在位時期（公元一八四九——一八六三）慶州崔濟愚創立東學教，藉以反對西學（以天主教為主）。東學教係在朝鮮原有之天神思想及祈禱儀式外，增加儒、佛、道三家思想暨若干圖識祕笈，因此皈依者極多。崔濟愚之宣傳官鄭雲龍書啓



甲午之戰，華方的主腦人物，直隸總督、北洋大臣李鴻章。

曾謂：「……為那几十數，東學之說，幾乎無日不入聞。……店舍之婦、山谷之童，無不傳誦其文。名之曰為天主，又曰侍天地。」哲宗末年（一八六三）崔濟愚以惑世誣民罪名被捕，翌年處死。東學教徒風流雲散，惟仍以江原道為中心，隱避山中，密通聲息，並且繼續從事傳教。光緒十八年（一八九二），東學教信徒日衆，勢力已不可輕侮，開始由地下轉為公開，掀起「為教祖伸冤運動」。光緒二十年甲午（一八九四）正月，東學教首次作亂，逐走全羅道古阜郡橫征暴斂之酷吏趙秉甲。韓王派員查辦，濫施殺戮，東學教徒乃以清除貪官污吏，輔國安民為號召，在三月間爆發第二次暴動。奪取武器，擊敗官軍，四月二十七日即佔領全羅道首府全州。

東學黨亂事擴大，與日本少壯軍人亦頗有關聯，日本少壯軍人曾派策士一團入韓陰為之助。當官軍進剿，屢戰屢敗，韓王李熙請袁世凱代向中國乞援平亂。五月三日李鴻章奏派直隸提督葉志超，太原鎮總兵聶士成，率領藍榆防兵四營赴援，八日兩軍會合，駐紮牙山，東學黨獲知中國軍已到，立即棄全州而遁。

豐島一役揭開戰幕

日本公使大島圭介亦因東學黨事件返日請示，日本政府立即賦予隨機處斷之全權。大島乃率大批日軍源源入韓，李鴻章鑒於全州已復，日軍並無大舉入韓之必要，電知駐日公使汪鳳藻向日本外務省詰問，並請各國探問日本意向。日外務省大臣陸奧與宗光建議中日共同改革

朝鮮內政，不承認朝鮮為中國藩屬。中國予以拒絕，雙方撤兵交涉面臨破裂，李鴻章仍認為日本不致挑釁，電令丁汝昌率領各艦啓程返國。

六月七日，日本駐華代辦小村壽太郎照會總理衙門，聲明根據天津條約出兵朝鮮。九日總理衙門照會日使，朝鮮既未向日本請求出兵，望勿進入內地，以免引起驚疑，且與中國士兵相遇，言語不通，或竟發生事故，不可不慮。日方答覆則又改稱日本出兵係根據日韓濟物浦條約之權利。七月二十三日晨，大島領兵直入漢城，擄韓王李熙，令時已自保定釋回之大院君出主國政，成立日韓同盟，片面廢棄中韓之間歷年所簽訂之條約，並以大院君名義，委托日軍驅逐駐在牙山之中國軍隊。

戰雲既開，葉志超、聶士成孤軍遠戍牙山，亟待增援。李鴻章旋命提督馬玉崑統毅軍四營，自旅順出發。高州鎮總兵左寶貴統奉軍六營從盛京（瀋陽）開拔，大同鎮總兵衛汝貴統盛軍十三營自天津啓程，副都統豐伸阿統盛軍六營由奉天（承德）南下，此即為李鴻章派往朝鮮增援之四大軍。

日軍集結仁川——漢城一線，進撲牙山，牙山情勢危急。李鴻章恐四大軍馳援不及，另遣江自康率領仁字營，分乘愛仁、飛鯨兩商船，自海道增援。復租用英輪高陞號，載運北塘防軍兩營官兵一千一百人，砲十四門，作為第二批增援部隊，以操江砲艦分載砲械人馬，並遣濟遠、廣乙、威遠等艦護航。丁汝昌認為護航艦隊實力不足，電請李鴻章准渠親率大隊艦隻出海衛衛接應，

二十二日艦隊正升火待發，自威海衛至牙山，僅一日航程，詎料李鴻章竟覆電阻止。

二十三日凌晨四時，濟遠、廣乙等艦，完成護航任務，駛離牙山，折返威海衛。七時許，方抵仁川西南海中之豐島附近，忽見日艦吉野、秋津洲、浪速，成一列縱隊，橫海而來。七時五十分，雙方距離三千公尺，吉野艦首先開砲，中日甲午之戰，於焉爆發。

豐島海戰，中國艦隊猝不及防，濟遠艦前砲台積屍纍纍，後砲台亦告中彈。全艦死傷既夥，受創亦重，被迫轉舵西北，退回威海衛。日艦吉野時速二十三海里，為中日雙方速率最快之艦隻，立即御尾急追，濟遠情勢危殆。濟遠水手忽以十五生的尾砲連續發射，擊中吉野艦首，起火進水，轉舵減速。上午八時三十分，濟遠艦始告轉危為安，突圍而出。

廣乙係一千噸級之巡洋艦，時速十里，無裝甲，艦上祇有四吋砲三門，六斤火砲四門。吉野四一五〇噸，浪速三七〇〇噸，秋津洲三一五〇噸，俱為巡洋艦。因此廣乙管帶（艦長）林國祥自忖不敵，祇以魚雷還擊，未幾被浪速擊成重創，船身傾斜，急向東北逃避。秋津洲艦又來追迫，廣乙撞及淺灘，官兵鑿鍋爐，引發彈藥艙，自行爆炸，以免資敵。艦上官兵則登上英輪，撤退回國。中途且遭日艦阻截，強迫中國官兵連署於「永不於戰時與聞兵事」誓書上，方始獲釋。

豐島海戰進行至十時零八分，九五〇噸之操江砲艦，適與英輪高陞號駛抵豐島海面，尚不知戰端已啓，操江被日艦秋津洲所擄。十時四十分

，浪速艦長東鄉平八郎令高陞停航，派小艇檢查，獲知該輪載有清兵一千一百名，砲十四門，係自大沽駛往天津者。強迫高陞輪在浪速艦後隨行，中國官兵堅持不允，東鄉立即下令船上歐籍人士離船，決定將高陞輪擊沉，英籍船長根據國際法抗爭無效，偕大副躍入海中，被浪速艦救起。下午一時三十分開砲轟擊，船上中國官兵及華籍水手除二百五十二人由英德軍艦救出外，隨同高陞輪沒入海中，葬身魚腹，約有一千人左右。

黃海之戰勝負關鍵

七月一日，中日兩國同時頒佈宣戰詔，甲午之戰正式揭幕，雙方使節下旗歸國。列強中除美、法、俄三國外，一概宣告保持中立。

甲午之戰，以海軍黃海之戰為雙方勝負關鍵，甲午年間中國共有海軍艦艇六十三艘，總噸位八萬三千餘噸。日本則有五十五艘，六萬一千餘噸。唯中國自光緒十四年（一八八八）起，六年之中從未添購新艦，因此大部艦隻均為木壳，時速自六海里至十五海里不等。李鴻章所指揮之北洋艦隊，則僅二十五艘軍艦，十一號單魚雷艇。不如日本之早已有備，傾巢而出，且其艦艇多為新購者，時速自十二至二十三海里不等。

八月九日，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，率領北洋艦隊全部艦艇，出威海衛。十三日駛抵旅順，奉李鴻章之命，護送總兵劉盛休所部銘軍十二營，由大連灣駛向鴨綠江口，北洋艦隊實力如左：

戰艦定遠，七四三〇噸，時速十二海里，裝甲，有十二吋砲四門，六吋砲二門，雷管

三，管帶劉步蟾。
戰艦鎮遠，七四三〇噸，時速十二海里，裝甲，有十二吋砲四門，六吋砲二門，雷管三，管帶林泰曾。

戰艦來遠，二八五〇噸，時速十海里，裝甲，有八吋砲三門，六吋砲二門，管帶邱寶仁。

戰艦經遠，與來遠同，管帶林翼升。
巡洋艦濟遠，二三五五噸，時速十二點五海里，木壳，有八吋砲六門，六吋砲一門，管帶方伯謙。

巡洋艦靖遠，二三〇〇噸，時速十四海里，木壳，有八吋砲三門，六吋砲一門，管帶葉祖珪。

巡洋艦致遠，時速十五海里，餘與靖遠同，管帶鄧世昌。
巡洋艦超勇，一三五〇噸，時速六海里，有十二吋砲二門，六吋砲二門，木壳，管帶黃炯臣。

巡洋艦揚威，與超勇同，管帶林履中。
巡洋艦廣甲，一二九〇噸，時速十點五海里，木壳，有八吋砲二門，管帶吳敬榮。

巡洋艦廣丙，一〇〇〇噸，時速九海里，木壳，有四吋砲三門，六斤火砲四門，管帶程璧光。

戰艦平遠，與定遠同，管帶李和。
八月十七日午後五時起，日本聯合艦隊司令長官伊東祐亨，親率吉野（四一五〇噸）、浪速（三七〇〇）、高千穂（三七〇〇）、秋津洲（

三一五〇）、千代田（二四五〇）等五艘巡洋艦，並以四一〇〇噸之西京丸，裝置十二釐快砲一門，偽裝巡洋艦。松島（四二七八）、嚴島（四二七八）、橋立（四二七八）三艘海防艦。比叡（二二五〇）、扶桑（三七七八）兩艘水雷母艦（六二二五）砲艦一艘。另有魚雷艇二十四艘，由朝鮮大同江口之小乳嶺島啓碇，在黃海海域進行威力搜索。

中國總兵劉盛休所部銘軍十二營，分乘招商局新裕、圖南、鎮東、利海、海定五輪，由北洋艦隊全軍護送。八月十六日午夜自大連出發，十七日午刻，駛抵大東溝，運兵船五艘入港，送十二營銘軍登陸，自午及夜，方告竣事。十八日晨，丁汝昌下令各艦午刻起錨返回旅順。十時許，驟見一縷黑烟，來自西南，以望遠鏡眺望，見係一支美國船隊，俱懸美國旗幟。但丁汝昌已提高警覺，命各艦迅速完成戰備。丁汝昌前曾通令全艦隊，與敵發生遭遇戰時，應恪遵下列三要則：

- 一、以始終保持艦首對敵位置為基本戰術，換言之，即只許進不許退。
- 二、同型各艦應協同動作，相互支援。
- 三、各艦行動嚴格遵從旗艦指揮。

至此，丁汝昌復與德員漢納根、英員泰勒（W. E. Tyler），在定遠旗艦飛橋籌商戰略，決定採取分段縱列戰術。十一時，「美國船隊」漸行漸進，果不出丁汝昌所料，悉為日艦偽裝，業已全部改換日本旗幟。丁汝昌下令起錨迎戰，旗艦上所發出之佈陣旗號，竟致誤為「雙翼雁行陣」

，兩艘主力艦居中在前，其餘艦隻分列左右。由於各艦速率差距甚大，定遠、鎮遠為十二海里，廣丙僅九海里，超勇尤祇六海里，無法從事兩翼包抄，左右夾擊作用。兩翼之末漸漸落後，又自兩翼雁行陣一變而為半月形陣勢。當時英員泰勒首先發現陣勢有誤，丁汝昌、漢納根則專注前方毫無所覺。泰勒原想建議改正，又恐反使陣勢渙散，唯有任其錯誤到底。日艦司令官東鄉親狀，立即下令改採單列縱隊隊形，成一字長蛇陣，以吉野、高千穗、秋津洲、浪速四艘快速艦隻居前，避過噸位將近一倍之定遠、鎮遠兩艦，直攻北洋艦隊最弱之右翼艦隻。

北洋水師不堪一擊

正午十二時，中日艦隊相距一萬碼，泰勒勳破東鄉意圖，立即建議丁汝昌下令各艦一律向右移四度，俾使定遠、鎮遠兩主力艦攔擊日艦，以壓倒性之火火力予日艦迎頭痛擊。丁汝昌欣然接受，命漢納根親至艦尾監督旗號官發出旗號，指揮各艦改而向右。

泰勒時在瞭望台入口處，久久不見定遠旗艦舵機轉動。泰勒乃向定遠管帶劉步蟾極力陳詞，有云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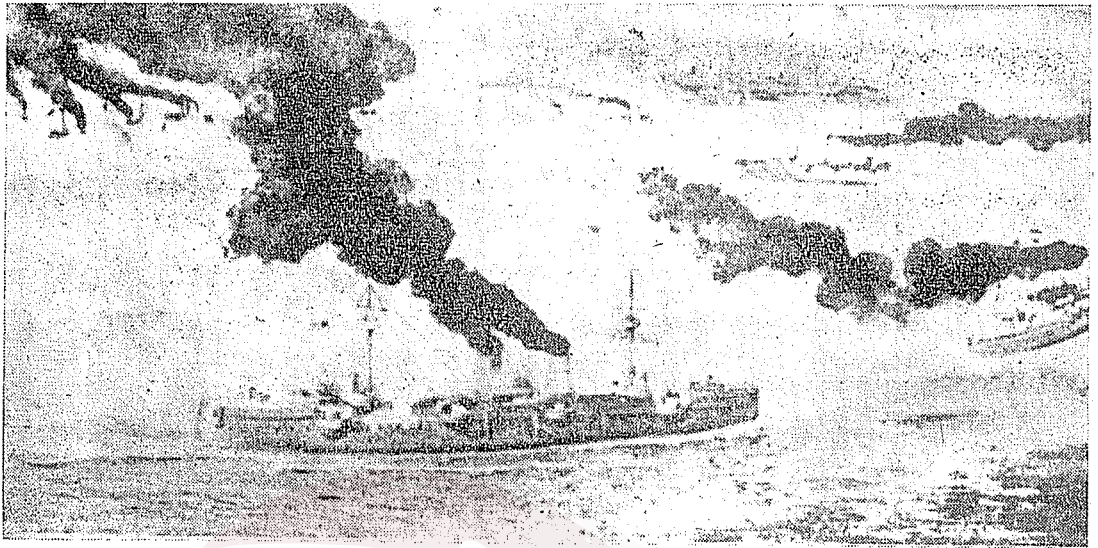
「劉總兵，艦隊右移四度，旗號業已發出。旗艦若再不轉舵，隊形將益趨紊亂，潰敗至於不可收拾！」

劉步蟾卒業於英國海軍學校，素性胆怯，優柔寡斷。在泰勒嚴詞催逼之下，先則發令右轉，繼又聲連：「慢，慢。」泰勒憤極，自瞭望台一

蹙而下，奔向飛橋，亟於訴諸丁汝昌。然當時僅丁汝昌一人在飛橋上，言語不通，正指手畫脚間，劉步蟾突然下令飛橋下之巨砲開火轟擊。定遠艦艙已逾九載，年久失修，巨砲猛烈發射，飛橋竟被震斷。丁汝昌與泰勒，雙雙栽倒受傷，丁汝昌傷勢頗重，但仍留在甲板扶創督戰。

時在八月十八日午後一時五十分，黃海之上，中日艦隊兩陣相交，一場鏖戰從此而始。定遠發砲，北洋各艦繼起響應，日艦趁勢發動猛攻，砲聲隆隆，震耳欲聾。北洋海軍陣勢紊亂，彈落點偏差亦大，且有海風東來，濃煙遮蔽視線，益發無法瞄準。尤有甚者，北洋海軍經費被慈禧挪用修建頤和園，不但軍艦無法汰舊更新，彈藥亦復不足。以北洋艦隊與日本艦隊相較，吉野巡洋艦時速二十三海里，北洋主力艦定遠、鎮遠僅十四五哩。又如大口徑快砲比例，日艦超過華艦十三倍。尤有黃海海戰時，每十分鐘中日雙方發砲次數，中國三十三次，日本則有一百八十五次之多。

日本海軍避實擊虛，十二艘軍艦按照速率高低排成縱隊，首尾相啣，衝鋒陷陣。由吉野率領來攻，在北洋水師艦隊之外作環形繞駛，避開兩艘鐵甲戰艦上之巨砲，連續以快砲轟擊北洋水師兩翼較小艦隻。當右翼超勇中彈沉沒，揚威倉皇擱淺。日本艦隊一字長蛇陣立即一分為二，改為太極陣形。一支以伊東祐亨之旗艦松島為首，一支以吉野當先，左右包抄。下午三時，松島一支隊對中國艦隊主力展開迂迴側擊，然後逐漸迫近，中國艦隊陣勢益形混亂，大小艦隻唯有各自作戰



甲午之戰，滿清北洋海軍全軍盡墨，圖為海戰尾聲，劉公島海面激戰一暮。

混戰之際，致遠負重創，管帶鄧世昌下令開快車直衝吉野，決心與敵艦同歸於盡，不幸中雷沉沒，全艦將士壯烈捐軀。鄧世昌雖經救起，惟其義不獨生，自殺而死。經遠被逼出陣外，中彈起火，於追擊負創敵艦時被魚雷擊沉。揚威擱淺，濟遠不戰而逃，慌亂撞沉揚威，再逃往旅順，管帶方伯謙經清廷下詔斬首。廣甲逃逸觸礁，亦被日艦魚雷擊中沒入海中。

定遠、鎮遠經日艦圍攻一小時餘，遍體鱗傷，中彈在一千處以上。直至傍晚，靖遠、來遠、平遠、廣丙，暨魚雷艇隊擺脫重圍，前來助陣。日艦方始停止射擊，向南駛去。此役中國艦隊陣亡官弁八十七員，水手一千餘名，傷者四百餘人，致遠、經遠、揚威、廣甲四艦沉沒，其餘艦隻皆傷痕纍纍，駛往旅順修補。十月十八日退回威海衛，自此不敢主動出擊，黃海面，制海權盡入日艦掌握。日艦僅偽裝巡洋艦之西京丸被定遠擊沉，松島旗艦之砲塔被鎮遠擊毀，比叻、赤城受創頗重，赤城艦長陣亡。

黃海海戰又稱大東溝海戰，北洋水師僅存戰艦七艘，困守威海衛。十月中，日本海軍控制遼東半島全部海面，企圖進窺山東。伊東祐亨奉令先行消滅北洋水師，攻佔威海衛。二十三日，日艦吉野、秋津洲、浪速襲擊登州。二十五日伊東發動

陸海聯合攻勢，由龍鬚島強渡登陸，攻陷榮縣。迄至光緒二十一年（一八九五）正月，陸上華軍屢次敗績，日軍進逼南幫砲台。正月初五，日本海軍島海、赤城、摩耶、愛宕、武藏、葛城、大和等艦自榮成澳啓碇，西犯威海衛，陸軍則向南幫砲台猛撲。中國海軍發砲支援砲台守軍禦敵，南幫砲台終告失陷。日軍轉以砲台巨砲轟擊華艦，華艦駛往西口，以避其鋒。正月初七日軍再陷北幫砲台後，北洋水師即已陷入絕境。

威海逞凶旅順屠城

日本陸軍佔據南幫北幫砲台，連日發砲猛轟，海軍堵塞兩口助攻，北洋水師四面環敵，傷斃日多。正月十一日火藥庫被轟毀，十二日，日艦自東口發動襲擊，來遠、威遠及差船、練船多艘俱被擊沉。十三日魚雷艇管帶王登瀛率領魚雷艇十二艘突圍，被日艦追及全部擄去。威海衛港內各艦兵勇水手鼓噪鳴鎗，要求丁汝昌投降日軍。十五日靖遠又被擊沉，定遠管帶劉步蟾拔槍自戕。兵勇水手爭欲降敵，為丁汝昌所阻。丁汝昌曾謂：

「我國知勢必出此，但我必先死，斷不能坐視降敵之舉。雖計窮援絕，亦必死守至艦沒人盡而後已。」

丁汝昌曾下令沉船以免資敵，諸將深恐激怒日軍，拒不接受命令。十七日，日軍攻勢更急，港中尚存鎮遠、濟遠、平遠、廣丙四艦，鎮中等六艘被雷艇、彈藥將罄。丁汝昌召集各將領舉行會議，力主奮力衝撞敵艦突圍而出，諸將領計議

未定。水手拔刀威脅丁汝昌從速投降，保全衆人性命，丁汝昌知事已無可爲，入艙服毒自殺殉國，護軍統領張文宣繼死，署鎮遠管帶楊用霖口啣手鎗自戕。十八日拂曉，水師營務處道員牛炳昶召集會議商討投降事宜，由英國僱用軍官浩威假藉丁汝昌名義，僞作降書。廣丙管帶程璧光乘鎮海小艇懸白旗齊降書向日軍投降，北洋海軍全軍覆沒。

甲午之戰陸上戰事，先是牙山中國駐軍葉志超、聶士成部移屯成歡，光緒二十年（一八九四）六月二十六日，日軍集結一萬餘名，大舉進攻，清軍力戰，衆寡懸殊，饒道大同江向北退却，退抵平壤，與李鴻章所調派援韓之四大軍二十九營一萬四千人，在平壤會師。葉志超謊報戰功，經李鴻章奏保爲在韓各軍總統，各軍將士獲悉底蘊，感感不平。

葉志超在韓採取守勢戰略，將萬餘大軍集中於平壤一地，築壘堅守。日軍兵分四路，一攻西南，一攻正北，一攻東南，並以一路自元山登陸西向，將清軍後路切斷。八月十四日，葉志超與諸將分劃守界，渠本人居中指揮。十六日馬玉崑阻擊日軍進攻大同江，血戰四小時，日軍不支敗退。但北路日軍攻陷平壤城北，佔據數座山頭，左寶貴迭次反攻不克，登城指揮時，連中數砲受傷陣亡。日軍進佔元武門，葉志超竟逼樹白旗要求日軍緩攻，當夜即棄城北走。在山隘中伏，清軍陣歿二千餘人，被俘百餘，輜重盡失。惟各將領逃出重圍，疾馳五百里，渡鴨綠江進入中國境界。

四川提督宋慶所率毅軍五營、提督劉盛休所率銘軍十二營，暨黑龍江將軍依克唐阿所率鎮邊軍十二營，奉李鴻章之命令自旅順、大連、黑龍江馳援朝鮮。三路人馬在東邊九連師會師時，平壤清軍業已全部潰敗，清廷視葉志超職，改以宋慶統率入韓各軍。九月二十二日，日軍在義州集結，宋慶下令嚴防中路江面，日軍却於上下游潛渡鴨綠江，兩路夾攻九連城。二十八日九連城陷，日軍續佔安東，宋慶退守鳳凰山（今之安東省鳳城縣）。

九月二十二日，日軍窺我鴨綠江之同時，以日艦護送陸軍，潛在金州花園港登陸，金州危急。十月九日日軍進犯金州，總兵徐邦道兵微將寡，力戰敗退。日軍自金州移師大連，大連砲台守將先期棄職潛逃，十月十日大連淪陷。二十日日本艦隊雲集旅順港外，大連日軍又大舉進攻，使旅順腹背受敵，砲台守卒逃匿一空，道員龔照興乘魚雷艇逃往烟台，旅順守軍復以守將姜桂題調度乖方，旅順又告棄守。日軍入旅順後，瘋狂屠殺，全市屍骸狼藉，僅有三十六人倖免於死。

平壤、九連、大連暨旅順相繼失陷，李鴻章之淮軍精銳盡失，清廷僅予李鴻章「着拔去三眼花翎，褫去黃馬褂」之薄懲。李鴻章經營多年之淮軍與北洋水師，毀之於甲午一戰。日軍猶在着着進逼，李鴻章無兵無將，頗不自安，奏請簡派重臣，代爲督師。清廷乃起用湘軍，授兩江總督劉坤一欽差大臣，駐節山海關，督辦東征事務，以湖南巡撫吳大澂、四川提督宋慶爲副。命湖南藩司魏光燾、臬司陳澧，道員李光久等募勇馳援。

同時集中兵力於遼寧蓋平以北、海城以南之大高坎，扼守自牛莊至營口要道。光緒二十年十一月，日軍自安東出動，分兵兩支，迅速推進。西路進展尤速，連陷岫岩、海城，十二月再佔蓋平等地，關外大震。光緒二十一年（一八九五）正月，吳大澂調集六萬大軍，反攻海城。城中日軍僅六千人，圍攻七十餘日，五度發動總攻，終不能拔。反被日軍利用機會，以少數守軍牽制我軍主力。二月初，日軍一路自蓋平攻營口，一路由岫岩向鞍山，海城日本守軍亦於二月四日開城出戰，乘勢西侵。湘淮兩軍一敗再敗，二月初八牛莊易手，十一日營口陷落，遼東廣大地區悉爲日軍攫奪，瀋陽、遼陽形勢危殆。李鴻章乃奉詔「便宜行事，訂立和約條款，予以署名割地之全權」，亟於赴日議和。

春帆樓上喪權失地

中日和議之緣起，早在日軍強渡鴨綠江，進入中國境界後，光緒二十年十月六日，主持總理衙門之恭親王奕訢，即已商請美國駐華公使丹麥（Charles Dornby），出面調停中日之戰，但日本要求中日兩國直接談判。二十二日清廷派所聘用之天津海關稅務司德理林（Gustav Detring）爲代表，隨攜李鴻章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之公文私函各一件，赴日探詢議和之可能性。德理林於二十九日抵達神戶，又遭日本峻拒，日方之理由爲李鴻章之公文私函並非國書，德理林尤非中國籍之大員。德理林快快折返，其時旅順業已失陷。十一月二十四日，日軍進陷岫岩、海城、遼

東風雲險惡，清廷正式任命戶部侍郎張蔭桓，署湖南巡撫邵友濂為使臣，聘美國卸任國務卿福斯特（J. W. Foster）為顧問，請美國公使丹斐轉達日本，進行和議。日方任命首相伊藤博文、外相陸奧宗光為全權議和代表，指定以日本大本營所在地廣島為議和地點。光緒二十一年正月七日雙方代表首次會晤，交換國書，伊藤、陸奧認為張蔭桓、邵友濂並非全權使臣，不允開議，命張

邵一行立即離開廣島。其時，北洋水師在威海衛業已被圍，投降在即。遼東日軍已在準備發動攻勢，即將陷牛莊、營口。正月十九日，清廷命李鴻章為頭等全權大臣，李鴻章曾分訪英美等國使節，爭取與援，但當時英美等國願見日本崛起於東亞，有以對抗帝俄在亞洲之擴張。帝俄則正加強太平洋上海軍實力以俟中日議和發展，決定不作單獨之調停。李鴻章遂於二月十九日赴日，二十三日抵達馬關，與伊藤博文、陸奧宗光在馬關春帆樓進行談判。



甲午戰後，中日議和，李鴻章（右第一人）親赴馬關，在春帆樓上進行談判，與李鴻章對坐者係日本首相伊藤博文，其左側（左第一人）為日本外相陸奧宗光。

二月二十五日，中日代表舉行第二次會談時，伊藤提出苛刻條件，以日軍佔領天津、大沽、山海關、換取雙方停戰。李鴻章以條件過苛，電告總理衙門，和議首度陷於僵局。二十八日李鴻章出席三次會議後返回行館，途中遭日人小山豐太郎行刺，左頰中彈，使中國軍民羣情激昂，舉世輿論為之大譁，各國對日本紛表不滿，遂使日本朝野一致震恐，明治天皇勒令直斥刺客為「不法凶徒，下賤已極！」時年七十三歲之李鴻章則

慨乎言之：「此血所以報國也。」陸奧深恐李鴻章返國養傷，和議中輟，可能引起二、三強國干涉，建議無條件停戰，獲得內閣同意，日皇裁可。三月初五，中日停戰條約宣告成立，清廷加派李鴻章之子李經方為全權大臣。三月初七，日方提出和約底稿，經雙方逐條討論，字字琢磨，日方並一再施加壓力。三月十六日及二十一日，李鴻章與伊藤兩度磋商，伊藤始允將賠款減少一萬萬兩，遼東割讓地區略事縮小，即謂此為日方最後之讓步，中國只有「諾」與「否」之答覆，乃經清廷許可，李鴻章遂於三月二十三日同意簽字，是為喪權失地之馬關條約，全文共十一款，茲誌其要點如次：

- 一、中國確認朝鮮為獨立自主之國，該國向中國所修貢獻典禮等，今後全行廢絕。
- 二、遼東半島、及台灣、澎湖所屬島嶼，割讓於日本。
- 三、賠償日本軍費庫平銀二萬萬兩，分作八次繳完，未完之款須加利息。
- 四、改訂中日通商行船條約及陸路通商章程，並於半年內實行下列各項：
 - ① 開沙市、重慶、蘇州、杭州為商埠。
 - ② 自宜昌至重慶，自上海入吳淞江暨運河至蘇州、杭州，許由日本汽船自由通航。
 - ③ 許日本臣民在中國內地購買經工貨件，自生之物或將進口商貨運往內地之時，欲暫行存棧，除勿庸輸納稅鈔，派徵一切消費外，得暫租棧房存貨。
 - ④ 許日本臣民在中國各通商口岸從事工藝製

造，並將機器進口，只交所訂進口稅。
五、限兩年內日本准許中國割讓地方人民遷居，逾期即視為日本臣民。

六、換約後三個月內日本撤兵。

七、日軍暫行佔守威海衛，又於中國將本約所訂第一、第二兩次賠款交清，通商行船約章亦經批准互換以後，中國政府與日本政府確定周全妥善辦法，將通商口岸關稅作為剩款及利息之抵押，日本可允撤回軍隊。

八、本約批准互換日起，應按兵息戰。

台胞抗日驚天動地

馬關條約於三月二十三日簽字，三月二十九日，俄、法、德三國即向日本外務省致送干涉日本佔領遼東半島之備忘錄。指出遼東半島若為日本所有，不特危及中國首都，且對朝鮮獨立亦將淪於有名無實，實為未來遠東和平之障礙，因此勸告日本「應放棄領有遼東半島」，此即為三國干涉遼東事件。除蘇、法、德外，英國外長張伯倫 (Joseph Chamberlain) 亦曾有「不反對三國計劃」之表示。

三國干涉遼東，其動機純為各該國之本身利益，但三國之間則以帝俄為主體。帝俄早已覬覦我國東北及朝鮮，絕不願見日本勢力迅速擴張。法國時係帝俄之同盟國，又亟欲提高其在遠東之地位，因此樂於加入。德國之秘密意圖則為鼓勵帝俄向東方求發展，尤願日俄敵對，減少帝俄加諸於德國之正面壓力，且亦能藉此沖淡俄法關係。

當時帝俄早已集中兵力，在遠東備戰，帝俄太平洋艦隊有艦隻二十九艘，約計七萬餘噸，西伯利亞總督所部陸軍尤達五萬餘人，日本自不能不有所顧忌。當伊藤獲訊之次日，日方即舉行御前會議，翌日又舉行首相、藏相、內相、外相緊急籌商，決議「對三國可讓，對中國一步不讓！」終於脅迫中國先行換約。對三國則向國際間多方活動，冀能轉圜。卒以帝俄態度強硬，日本乃正式宣佈接受三國勸告，將遼東半島歸還中國，惟須中國加付賠款銀三千萬兩，此項賠款付清，立即撤兵。

甲午戰爭，馬關條約，所引起之重大反響，在國際為三國干涉遼東，在國內則為英勇壯烈，驚天地而泣鬼神之台胞抗日之役。當馬關條約簽訂消息傳來台灣，全台震駭，白晝罷市，紳民相率擁向撫署，羣情激憤，哭聲震天，環向台灣巡撫唐景崧哭訴，請代達民意，申奏朝廷，誓不願作日本臣民。次日自動鳴鑼罷市以示抗議，台灣舉人正在北京會試，公車上書，請都察院力爭，福建京官聯名上奏，願捐銀贖台。清廷迫於無奈，唯有溫語撫慰。三四兩月，台胞迭有商請英法德美各國保護之舉，統歸無效。南澳總兵劉永福戍守台南，唐景崧電詢去就，劉永福復以「與台共存亡」，唐景崧卒允台胞之請，留台主持一切。五月初二，工部主事丘逢甲等，以「台灣民主國總統」銀印，藍地黃虎「國旗」，賫送撫署擁唐景崧為總統，景崧欣然接受，以撫署為總統府，建元永清，電告清廷：「遵奉正朔，遙作屏藩」。劉永福並在台南張貼佈告，自願負責軍事

。當時台灣新舊各軍計三百餘營，藩庫存銀六十餘萬兩。富商巨室，紛紛資助軍費，台紳林維源首捐一百萬兩，國內如兩江總督張之洞、兩廣總督譚鍾麟，亦均表示支持，台胞自動請纓，義師競相崛起。日方聞訊，乃不得不出動軍艦二十九艘，兵力十萬，以海軍大將樺山資紀子爵為統帥。日軍精銳近衛師團長能久親王所部，亦歸於侵台部隊之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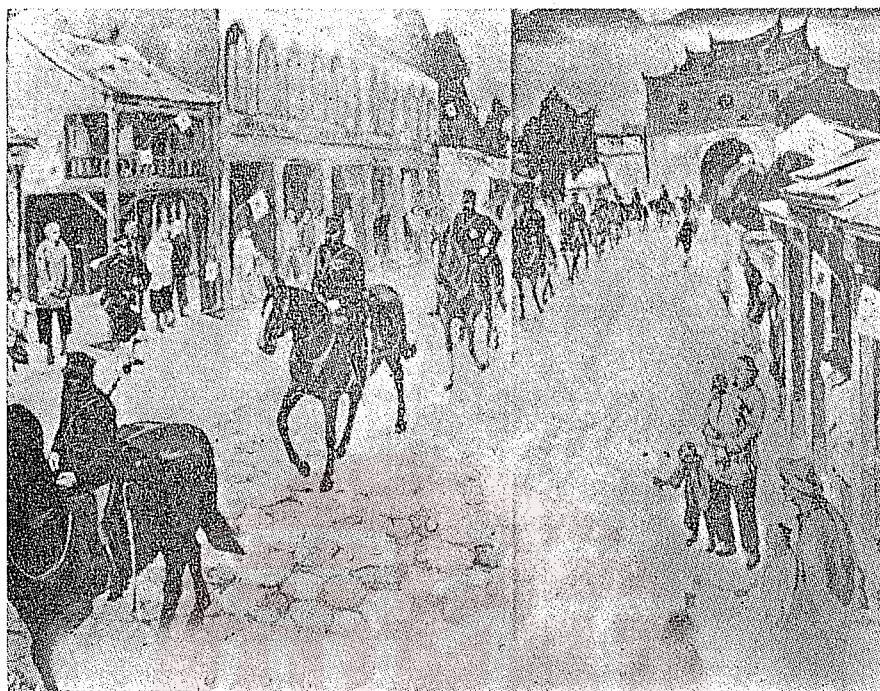
五月初八，日軍在新溪澳登陸，清兵會照部不戰而潰，日軍方於一日之間攻抵三貂嶺。清軍曾在三貂嶺、瑞芳略作抵抗，復配合義軍，扼守獅球嶺，迭于日軍重創。台胞紛紛請唐景崧移駐八堵，親自督師。唐景崧竟攜帶台灣巡撫印信，潛赴淡水，搭乘德國商船內渡。台灣民主國前後僅維持十天。

唐景崧潛逃，台北秩序一片紊亂，鹿港人辜顯榮往基隆迎來日軍，守軍抗拒發生戰鬥，十四日台北陷落，同日淡水陷敵。台南人士推劉永福繼任總統，劉永福部署軍事，號召台胞奮起抗戰。新竹義軍，與日軍鏖戰二十餘陣，新竹易手。苗栗一役，義軍據險而守，日軍傷亡頗眾。七月初日軍渡大甲溪，攻八卦山，義軍發砲，頻施襲擊，日軍屍骸狼藉，能久親王、山根少將俱中彈重傷，旋即歿於軍中。惟日軍勢大，槍砲犀利，義軍頗難與其正面交綏。雲林、嘉義、高雄、鳳山相繼陷落，台南陷於重圍。劉永福以內地接濟遲遲不至，餉械兩缺，守軍飢疲無法支撐。且日軍大隊已兵臨城下，迫不得已，乃於九月初二日安平乘英輪泰利士號內渡廈門，台灣遂為日軍所

佔據。台胞抗日義舉，自此轉入地下。

瓜分之禍自此而作

甲午之戰，歷時八閱月，台胞抗日，為時亦



馬關和約議成，乙未割台，日軍舉行入城式。

達五個月之久，可謂中日甲午之戰之延續。此次戰役，對於近代中國之影響，堪稱既深且鉅，尤為近七十餘年來，中國一切動亂禍害之根源。在甲午之戰以前，中國雖曾一敗於英，再敗於法，

但就實質損失而言，失地唯租借地香港，所負外債亦僅六百八十四萬餘鎊。甲午戰後，先則痛失台澎，繼而俄德法三國因干涉歸遼，競向中國索償，茲予列舉中國因收回遼東半島，所受損害如下：

一、俄國：強租旅順、大連

，囊括東北九省大部份權益，進而攫奪外蒙古。

二、德國：強佔膠州灣，獲得九十九年之租界權，盡獲山東全省路礦權利。

三、法國：獲得廣州灣九十九年租借權，迫使中國承認雲南、廣東、廣西不得割讓於他國。

尤有甚者，其他列強目覩日俄德法在中國予取予求，垂涎之餘，亦復羣起效尤。如英國租借威海衛及九龍，並要求長江兩岸各省不得租借或割讓於他國，日本亦劃定福建為其勢力範圍區。中國瓜分之禍實已迫在眉睫，所幸美國國務卿海約翰(John Hay)於光緒二十五年(一八九九)提出中國「門戶開放政策」，使瓜分中國之展



甲午之戰，一敗於大東溝，再挫於威海衛，因不甘降敵而自戕之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。

緩。然則列強對華經濟侵略競爭却越演越烈，中國農村經濟亦因而全面破產。

另一方面，甲午之戰使滿清帝國自翊天朝上邦、文明古國之自尊自大心理澈底破滅，智識份子深切體認徒使船堅砲利之軍事改革，已不足以適應時代潮流。政治改革，全面維新呼聲響澈雲霄，因此由甲午（一八九四）之戰導致百日維新，戊戌（一八九八）政變，中國人在攘夷乎，崇洋乎兩者之間矛盾重重，莫所適從。極端反動釀成庚

子拳亂，八國聯軍之役，遂使帝俄據我東北，拒絕退兵，又演出光緒三十年（一九〇四）日俄之戰，結果日勝俄敗。甲午中日之戰十六年後辛亥革命，武昌起義，革命黨同志推翻滿清，結束五十年專制統治之局。乙巳（一九〇五）日本戰勝帝俄，帝俄羅曼諾夫王朝亦在戰敗後十二年被共產黨所顛覆。俄帝崛起，全球從此動盪不安。中國在中英、中法兩役後，全部外債僅祇六百八十四萬餘英鎊，對於中國財政並無若何重大

影響。甲午一戰，北洋水師全軍盡墨，淮軍主力潰散大半，戰費消耗不可勝計。然則，捨此以外，尤有馬關條約約定賠款二萬萬兩，還遼贖款三萬兩。清廷悉索敝賦，羅掘俱空，仍然難以應付。無可奈何，唯有舉外債之一途。自光緒二十年至二十四年，外債總額已自六百八十四萬鎊激增至五千四百四十九萬五千鎊，尤有利息二千五百八十八萬五千兩，並為戰前負債之八倍。清廷財政，淪於萬劫不復之境。

遠 東

天

飛

床

能

萬

藝術大術師大術藝
龜車「歡樂滿人」
推老少咸宜輕鬆大喜劇

金龜車「歡樂滿人」
大衛湯米遜

煤氣燈「下演技女」
安琪菴南施褒蓄

海神「號克喜劇小」
洛迪麥克道文

「星、星、星」
布魯斯佛西舞帝

四大巨星領銜主演

老處女 個性嬌 俏小鬼 劣性刁 不學好 想伴仙 做了仙 想飛天 登了天 想了海 入了海 又想天 天不收 海不留 何處去 情歸矣

米 高 梅 榮 譽 發 行